

|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 |

苏雪林文集

下

SUXUELIN WENJI



这些特别的女性，在男人做为主宰的社会里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更多的个人享受，
但她们，用自己的笔，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——

那是女人的“味”，那是个性的“香”，那是精神的“美”，那是智慧的“光”！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苏雪林文集

SUXUELIN WENJI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雪林文集/苏雪林著;傅一峰选编. 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
1998.2

(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/傅光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402 - 1089 - 2

I. 苏… II. ①苏…②傅… III. ①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- 选集
②散文 - 中国 - 现代 - 选集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9376 号

责任编辑:梁 歌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

700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400 千字

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(上下) 90.00 元



似的，闭着眼呆呆的定了一会神，于是又拈起那封信继续读下去。

她精神好些的时候，便絮絮和你谈心，她说：“醒儿是我最小的女儿，自幼被我惯坏，脾气很不好，性情又很颀预，不知道当家理事，尽主妇的职责，将来要请你多多担待她些。从前你们两口子在外国闹的意见，我希望你们心上永远不要留着那层痕迹了。再者你婚假将满，不日出山，你可以和醒儿一道去，不要挂念我，我的病是不要紧的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她微弱的声音更带些暗哑，像要哭，但没有眼泪，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。她所以伤心的原因，是为了舍不得我。女儿出了嫁，不免要跟着女婿去，自己的病又已到了山穷水尽的田地，自己心里又何尝不明白。抓住她心肝的不是寻常的情感，是生离死别的情感。健，她的情况，我那时不大觉得怎样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才知那是如何的沉痛！

健！我现在是个没有母亲的人了。回忆过去托庇慈荫下的快乐光阴，更引起我无穷的系恋。我天天坐在母亲的殡宫前，注视着青天里如如不动的白云，痴想从前的一切，往往想得热泪盈眶，或者伏在草地上痛哭一回。唉！我真的和我最爱的母亲，人天永隔了么？我有时总疑心是一场噩梦！

这青山还是青山，绿水还是绿水，故乡还是可爱的故乡，但母亲不在，便成了惨澹的可诅咒的地方了，我这一次归来是为扫祭，等母亲下葬时再来一次，以后便要永远和故乡作别。我年来悲痛够了，受了伤的神经，不能更受刺激了。天！请怜悯我，不要让我再见这伤心之地吧。

现在我是这样的怕见我的故乡，从前却是怎样呢？我十五岁后在省城里读书，每年巴不到暑假，好回故乡看我的母亲。父亲省城里另有公馆，他劝我在省城里住着温习功课，不必冒着溽暑的天气，往乡下奔波。但我哪里肯听？由省城赴我的故乡虽然止有三四百里的路，却很辛苦。健，你去年到我乡成婚，也走过那条路的。一路大轮、小轮、轿儿、舟儿要换几次；要歇息于臭虫

牛虻聚集的饭店；要忍受夫役一路无理的需索，老实说回我故乡一趟，比到欧洲旅行一回还困难。但我每年必定要回去，哪怕是冬天，学校只有廿几天的假，也吵着父亲让我回去。有一年在复辟役后，大通芜湖之间有兵队在开火，我也要冒险回乡。只要母亲在那里，便隔着大火聚，大冰山，或连天飞着炮火，我也要冲过去，投到母亲的怀里！

和我同在省城读书的是我的从妹眠冬，她是我二叔的女儿，四岁上婶母急虚癆病死了。我母亲将她抚大，所以和我情若同胞，爱我母亲如己母。每年假期，我回里她也必回里。我们每年回家，那快乐的情味，我永远也不能忘记。轿儿在崎岖山道里走了一日，日斜时到斜岭了。我们在岭头上便望见我们的家，白粉的照墙，黑漆的大门，四面绿树环绕，房子像浸在绿海中间。门前立着一个妇人，白夏布衫子远远耀在我们的眼里，一手牵着一个小女孩，一手撑着一柄蒲扇，很焦灼的望着岭上，盼望游子的归来，那就是我母亲，十次有九次不爽。她知道我们该在哪天到家，往往在大门前等个整半日。

从斜岭顶上到我家大门还有两三里路，但我们已经望见母亲了，我们再也不能在轿子里安身了，我们便跳出轿子，一对小獐似的连蹿带跳下山。下山本来快，我们身不由主的向下跑，不是跑，简直是飞，是地心吸力的缘故么？不止，磁石似吸着我们的，还有慈母的爱！

跳到小河边，山林都响应着我们的欢呼。屋里小孩们都出来了，四邻妇女也都拢来，把我们前呼后拥地捧进大门。母亲赶忙招呼我们的点心，和轿夫的茶饭；教人将我们的行李拿进屋去。我们坐了一天轿，正饿，正想吃东西，两大碗母亲亲手预备的绿豆羹，凉凉的咽下去，一天暑意全消，什么琼浆玉液，味儿都不及这个！

走进卧房——与母亲寝室毗连的一间——两张床并排着，蚊帐，簟席、马尾蝇拂子，样样都收拾得清洁，安闲；桌子椅子也拭拂得纤尘不染，几天旅程的辛苦蒸郁，到此耳目一爽，这才使我们脑海里浮上一个清晰的“家”的观念。这些都是母亲隔日预



先为我们安排好的。

在家休息几天，我们开始温心功课了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弟，还有年青的叔父们也都由学校放假回乡，家里比平时忽然热闹几倍。每天晚上我们都在大门前纳凉，个个半躺在藤椅或竹榻上，手里挥着大蕉叶扇，仰望天上的星星。宇宙也像个人之有盛衰，春是它的青年，秋是衰老，冬是死亡，只有夏天正是它生活力最强盛的时候。你看，太阳赫赫的亮，天空朗朗的青，树林更茂，像蓊郁的绿云，榴火如烧，瀑声如吼，虽然不像春天红的、紫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绀色的、空青的那样绚烂，那样的浓得化不开，但宇宙里充满的是热，是深沉的力，是洋溢的生命。在夜里，星星也攒三聚五地拚命出头，一个都不肯藏在云里，好像要把那个蓝镜似的天空迸破。还有流星也比平时加倍起劲，拖着美丽的尾巴满天飞。见这景象，我们便预料明朝天气的炎热。袁子才诗道：“一九星报来朝热，飞过银河作火声！”以前我常笑子才的荒谬，我们永远没有听说过星的声音，假如听见，那情景还堪设想？但诗人的感觉比平常人不同，也许他能以他的灵耳，听见万万里外的声响。相传某文学家能在琴键上听出各种颜色来，也许是一样的理。我们虽然没有诗人的灵耳，但看星星你推我挤，繁密的光景，也就好像听见一片喧喧嚷嚷的争吵声音呢。

在天空下，母亲时常指点星座，教我们认识，关于天文的知识，她比我强得多。惭愧，我五六岁时便学认星座，到于今只认得一座北斗星。牛郎星我也认得，因为它是在三颗大星距离相等的排在天河边。母亲说是条赶牛的鞭子，所以容易记。至于织女，我便有些模糊，假如七夕两星相会，我还不知牛郎在鹊桥上挽着的美人是谁？还有南斗，是一大群大小不同的星星组成的星座，母亲说它像一个跪拜着奏事的老人，我也认不清楚。

消受着豆棚瓜架下的凉风，说狐说鬼，或追叙洪杨往事，是乡村父老们唯一的消遣。我记得舅父午峰先生，和某某几个太婆，说话最有风趣。夜里挑着担赶路，忽见树林里隐现着一丈多高的白影，知道是活无常，抛了担子回头就逃，背后还听见呜呜鬼叫。或者看完夜戏归来，凉月下，桥上坐着一个女人，问她的



话不答，走近去拍她肩膀，她回头一看，脸白如霜，咦！原来碰着一个缢鬼！……这些话常常教我们听得毛发倒竖，背上像淋着冷水。回到屋子去睡，还带着那残余的恐怖。门背后，墙壁上，黑魆魆地都像有鬼魅出现。终夜唤妈，有时怕不过，往往钻到母亲床上去睡。

讲到和母亲同睡，我十七八岁时还和母亲同睡的。夏天太热，冬天同睡却正好。我常把头钻到她腋下，说自己是小鸡，母亲是母鸡，小鸡躲在娘翼下，得得……的叫，害得母亲只是笑。那时候百般撒娇痴，自视只如四五岁的小孩，母亲看待我也像四五岁的小孩。

在母亲跟前谁不是小孩呢？母亲若还在世，不但那时，便是现在，便是将来，便到我到五六十岁头童齿豁的时节，她看待我还是一个小孩，我自视也是一个小孩。

暑假里快乐光阴真是数说不尽。不多时天气渐凉了，学校来了开学通知单，我们要预备赴省城上学。母亲这时候又要大忙一阵子。她教裁缝来，替我们做新衣，夹的，棉的，一件件都量着身裁的长短裁剪；甚至鞋子、袜子、洗面的手巾、束发的绒绳，母亲都一一顾虑到。每年我回家一次，出山时，里里外外穿得焕然一新。要不是母亲细心照管着我，像我这样随便的人，在学校里不知要穿得怎样的寒酸相呢。

我现在想寻出件母亲亲手替我补缀的衣裳来，但翻遍旧衣箱都见不着一件。因为我赴法时，将旧衣服一齐赏给我所寄寓过的北京表婶家的老妈子了。当时那些衣裳不知看重，现在千金也难买。天哪，假如我能寻着一件，我要珍宝般收藏着，预备我将来穿了入土。

母亲用钱常常感到拮据，因为她的用度是被限制的，这也是中国妇女没有经济权的苦处。她的儿女子媳众多，一衣、一食、一医、一药，都要她照管，她的性情又宏慈慷慨，富于同情心，乡里贫苦人向她告急，她总不惜倾囊相助，宁可委屈自己，不肯委屈他人。每年我上学，她总私下给我钱，三十块，五十块，都是她一丝一缕，节省下来的。最后我赴北京，读了二年书，竟搜括



完了她的私蓄。我前后几年的求学，都靠着公家的贴补，为的我成绩还不错，不过若不是母亲相帮，我的书也就读不成了。慈母的爱，原非物质所能代表，但她的钱来得不容易，也教人分外的感念。这些事虽极其琐碎，在我记忆里都留下极深刻的痕迹，现在我一把握眼泪，一把鼻涕的写来，健，想你读了也要为我深深感动。

母亲对于我是这样慈爱，这样费尽苦心，我没有答报她一点。健，我写到这里，真有无穷的后悔，悔我当时太自私，所以于今终天抱憾！可怜的母亲，自从十六岁嫁到我家，过的生活，完全是奴隶的生活。她少年时代的苦辛，我已经同你谈过，我想谁听了都要为她可怜。她当了一辈子的牛马，到暮年还不能歇息。我家本是一个大家庭，人口众多，祖母年高不管家务，母亲在家里算是一个总管。在大家庭里做当家人，那苦楚不是你们没有经验者所能想象。要有全权还好，偏偏她又没有权；钱凑手些也好，偏偏不凑手。油盐柴米，鸡猪果蔬，哪样事不累她费心、呕气。在中国大家庭里，谁不感着痛苦？但我母亲所受的痛苦更大。我对于她现在还不能多写，因为我要表扬母亲的贤孝、谦退、忍耐、坚苦，种种的美德，便不免暴露了别人的不是。我笔下不能无所掩盖。一言蔽之，母亲到我家四十年，算替我家负荷了四十年沉重的十字架。

我很想她暮年能休息休息，享受点清闲的福气。我虽然是她的女儿，但现在女儿和男儿没分别；我也想尽一点反哺的心。那时我的愿望并不大：只望学成之后，在教育界服务，每月有一二百元的进款。要是我和你结了婚，便将母亲从乡下接出来，住在上海，雇个细心女仆伺候她。每日让她吃些精美的肴膳，隔上一两天煨一只鸡，还要为她煮一点滋补的白木耳、燕窝粥、参汤之类。每星期日我们陪她上戏园、电影场；无事时又陪她打个小牌。春秋佳日，伺奉她上西湖南京以及山水名胜处去散散心。这样上海住上一年半载，若是她想回里，便送她回里，等她高兴，又接她出山。等大哥有了职使，二哥三弟都成了家，她可以在各个子媳家里周流地住住。

这并不算什么奢望，我当时若肯办也能办到。但是野心太大



的我，只顾着自己的前途，本省学校卒了业又要上京，上了京又要出洋留学。跑到几万里外的法国去，再也不想回来。家里接二连三的出变故，母亲病得一生九死，我还硬着心肠留在外国。毕竟学业毫无成就，空使自己精神痛苦，这是应得之报。

最可恨的是母亲每次写信劝我回国，我回信却动不动宣布我要留学十年。十年！在慈母听来，真是刺心的一剑。后来听见大姊说：母亲每次接着我的信便要失望流泪，一连难受几日。其实我何尝真定了留学十年的计划？不过怕母亲过于悬挂，要逼我回国结婚，才故意拿这话磨练她的心，断绝她的念。

后来我愈弄愈不像了。为了我的婚姻问题，我几次写信和家庭大闹，所说教母亲伤心的话确也很多。天主饶恕我，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竟有那样狠毒的念头：我有好几次希望母亲早些儿去世，这因为我想获得自由，但又不忍母亲受那种重大精神打击，所以如此。这还是由爱她的心发出来的，但我讳不了自己的自私自心重！我的不孝之罪，应已上通于天！

有几次我恼恨之极，望着虹河滔滔流水，恨不得纵身下跳。又写信对母亲大言：我要披纱入道，永远不回中国。我的想自杀，不是轻生，我的想出家，也不完全为爱天主，只是和家庭赌气，故意说这些话使他们为我难受，我才畅快。我那时对于我那可怜母亲精神上的虐待，现在一一成了痛心的回忆，这刻骨的疾念，到死也不能涂拔！

母亲去世时，只有五十四岁。她身体素来康健，我们都以为她克享高龄，谁料她弃世竟这末早？这是大哥的死、我的远别、三弟的奇症，家庭种种的不幸，促成她这样的。她像一株橡树，本来坚强，但经过几番的狂风暴雨，严霜烈日的摧残，终于枯瘁了它的生意了。

健，海上有一种鸟，诗人缪塞曾作诗赞美过，那鸟的名字我忘记了。这鸟性情最慈祥，雏鸟无所得食，它呕血喂它们，甚至啄破了自己的胸膛，扯出心肝喂它们。我母亲便是这鸟，我们喝干了她的血，又吞了她的心肝。

从前的事，我虽然有些怨你，但是，健，我到底不能怨，因



为你原是一个冷心肠人；也不必怨我家庭，假如不是旧婚约羁束着我，像我这样热情奔放的人，早不知上了哪个轻薄儿郎的当。也不能怨我自己，我所有的恼恨，是真真实实的恼恨，我曾尽我所能的忍耐，但终于忍耐不下。我只有怨命运吧，那无情的命运真太颠播了我，太虐弄了我；或者我当悔不该去法国，不去，就没有这些事了。

真的，我很悔到法国，三年半的忧伤悲苦，好像使我换了一个人。尤其领洗后遭同学的极端鄙视，及我自己理性与信仰的冲突，精神痛苦之大莫可言喻，其不至于死者亦毫发之间而已，虽幸而不死，心灵则已受重创，所以初离法国时我还有些恋恋，以后愈想愈怕，“法兰西”三字在我竟成了恶魔的名词。回国两年，终始不敢翻开带来的法文书，不敢会见一个留法的旧同学，感谢光阴的惠爱，这病近来才稍稍平复，但法文却忘记得一干二净了。说来真教人好笑。母亲死后，我本想写点东西纪念她，但那时痛楚未定，一提笔便心肝如裂，而且想到母亲，便接触我在法国的往事，那甘酸苦辣的滋味，又要一齐涌上心来，那烦闷的阴影，又要罩上我的思想，那灵魂深处的创口，又要重新流血，所以始终不敢写一个字。

某女士说领略人生，要如滚针毡，使它一针针见血，我，岂但滚过针毡，竟是肉薄过刀山剑树，闯过奈何桥的。但这有什么用？忧患的结果，不过隐去你颊边笑涡，多添上眉梢一浪愁思，消灭了青春的欢乐，空赢得一痕心上永远治疗不愈的创伤。我祝普天下青年男女，好好过着他们光明愉快的岁月，不要轻易去尝试这人生的苦杯！

不过我这些话，未免嫌其含混，我以为应分别论之，条理始清。就我经历的痛苦而言，我固可以追悔不该去法国，不过就我的宗教信仰而言，我又该自幸到了法国。领洗以后的痛苦，那是另一问题，领洗以前的痛苦，则是我“皈依”之所必需的。试想以我那时的思想见解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看，我若不遭受那些痛苦，怎样能发掘到信仰的宝藏呢？这宝藏不但我自己终身享受不尽，还分给了我至爱的母亲呢。



你知道我母亲是个佛教徒，一生崇敬观音大士。我自法国归来后，伴在她病榻前阅七月之久，每日向她宣传天主教义。母亲开始不肯接受，但我锲而不舍，并将圣母在露德所显的许多灵迹，日夕讲给她听，保证她若肯皈依，圣母定庇佑她的病会痊愈起来。母亲终于被我说服了，我于是亲手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之名，给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洗礼；并为她取了一个和我一样的圣名——马利亚。

母亲的病虽终于未愈，终于弃我们而长逝，不过以她生前德行之完备，及她一生所受的苦难而言，她在天庭的报偿一定是很大的。愿仁慈的上主，接受这个善良的灵魂，亲手拭干她的眼泪，以香膏敷止她的创痛，让她永远安息于主怀！

健，我及时赶回中国，作了这件大事，我对母亲的不孝之罪，或可补赎于万一，所以我又觉得很安慰。

健，我的话说得太多了，这些话原是永远说不完的，不如就此收住吧。我大约明后日就要出山，相见不远，请你不要挂念我。我们过得和和睦睦，母亲在天之灵，也是安慰的。不是么，我亲爱的健？

你的醒秋

×月×日

青年工程师读完了这封信，将它折叠好了，放入信封。他脸上的神情似严肃，似微笑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爱情！爱情！为什么你们文人这样当真？在我竟不觉有何意味。但是，秋，过去事是过去了。不必再留在心上了。‘我们过得和和睦睦，母亲在天之灵也是安慰的’，这真是不错的话呀！”

雪茄烟这时已垂垂欲烬，青年顺手一掷，将烟头掷在烟盘里，他自己起身到隔壁沐浴去了。室中寂然无人，只有几缕余烟，结为一朵上升的篆云，袅袅不尽！



散 文

绿 天

亚当和夏娃的地上乐园，真是太令人神往了，数千年来，有着不少口碑来传述它，不少诗歌来咏叹它，不少散文来铺张它，连学习工科，平日对于《圣经》素少寓目的石心，也常常对我说：“我想寻找一区隔绝市嚣，水木清华的地方，建筑一所屋子，不和俗人接见。在那儿，你做夏娃，我便做亚当，岂不好吗？”

石心的性格原是很孤僻的，所以有这样的想法。我却颇爱热闹，虽也不喜交际，却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，互相往还，但对于尘嚣，也同他一样厌恶。因为我的祖父，都是由山野出来的，我也曾在乡村生活过多少时候，我原完全是个自然的孩子啊！

石心因为职务的关系，住在上海。他每天到远在二三十里外的工厂去工作。早晨六点钟动身，晚上六点钟才得回家，只有星期日方能自由。

他上工去后，我就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又深又窄的天井底，沉沉寂寂，度过我水样的年华。偶然出门在马路上散散步，眼睛里所见的无非工厂烟囱袅袅上升的黑烟，耳朵里所听的无非是隆隆轧轧的电车和摩托卡。我渴望着我从前所爱的花、鸟、云、阳光、绿野……但这些事物不但闪躲着，不和我的实际相接触，连我的梦境里都不来现一现，于是我的心灵，便渐渐陷于枯寂和烦闷之中了。

我曾读过都德《磨房书札》，最爱《西简先生的小羊》那一篇。咳，现在我也变成这小白羊了，它虽然被系在芳草芊芊的圈



子里，受着主人百端爱抚，却永远翘望着那边的崇山峻岭，幻想着那垂枝的青松，清香的野桐花，银色的瀑布，晚风染紫了秋山，鼻子向着遥天“咩！”“咩”发出一声声悠长的叫唤。

某年，即上海为五十年所未有的酷热所燃烧之一年；某月，即秋声和鸿雁同来之月，我们由上海搬到苏州城里来了。

起先，石心接着苏州东吴大学的聘书，请他为该大学理科主任，并允许由学校赁给我们屋子一所。那时我们并不知新屋是怎样一个形式，想象那或是几间平房，有一个数丈长宽的庭院，庭中或者还有一二株树，少许的花草；不过这样于我已经很好，我只要不再做天井底的蛙，耳畔不再听见喧闹的车马声，于愿已足，住宅就说狭小一点，外边旷阔清美的景物，是可以补偿这个缺点的。吴城这个文化古城环境的幽静，我也算闻名已久了，所以石心接到聘书之后，心里尚在踌躇不决，我却极力的怂恿。啊，西简先生的小羊已经厌倦了栅和圈，它要毅然投向大自然的怀抱里去了！

于是石心决定了赴苏州教书的计划。

我们的行李运去之后，石心先去布置房子，我于第二天带了些零杂用品离开了上海。

我虽然已在苏州生活过，但对于东吴大学许给我们居住的屋子所在，却弄不明白，我便到景海女师，请校长洛宾孙女士引导我去。

洛女士是美国人，性情极为和蔼，见我来很高兴；听见石心也来苏州教书，更为欢喜。她请我坐了，请出她朋友沙女士来陪我，又倒给我一杯冰柠檬水。两个钟头在火车里所受的暑热，正使我焦渴呢，喝了那杯水，真感到甘露沁心般的爽快。

我谈起请她引导去看新居的话，她说：“那屋子很好，我常想住而不可得，你们能够得到这样住所，运气真不错呀！”

“她们住在这样精雅的屋子里，还羡慕我们的住所，那末，那屋子一定不怎样坏吧。”我心里这样想着。

喝完冰水后，她和沙女士引我走出学校，逆着刚才我走来的



道路，沿着天赐庄河走了十分钟，进了一堵墙，我们便落在一片大空场之中，场中只有一个小茅舍，余无别物。我正在疑惑，洛女士指着屋后一道矮墙和一丛森森的树木对我说：“你们的屋子在这墙里。”

推开板扉，里面竟有一园，园里有一座虽不精致而极适宜于居住的双幢屋子。

呀，这真是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！”

走到屋前，石心听见我们的声音，含笑由屋中走出。洛女士和他寒暄了几句话，便作别去了。

等她出了板扉，我就牵着石心的手，快乐得直跳起来，说道：“有这样一个好园庭给我们住，我简直做梦也没有想到！”我们牵着手在园里团团走了一转，这园的景物便都了然在心了。

园的面积，约有四亩大小，一座坐北朝南，半中半西的屋子，位置于园的后边。屋之前面及左右，长廊环绕，夏季可以招纳凉风，而冬天则可以在廊子上躺着软椅负暄，这一点，可说是最中我意了。

这园的地势颇低，而且园中杂树蒙密，日光不易穿漏，地上常觉潮湿，所以屋子是架空的。它离地约有六七尺高，看去似乎是楼，其实并不是楼。屋子下面不能住人，只好堆煤，积柴，或者放置不用的家具。

园中尚有一个丈许高的土墩，登其上，可以眺望墙外广场中青青的草色，和东吴大学附近的那一双秀丽的塔影。

园中的草似乎多时没人来刈除了，高下杂乱地生长着。草里缠纠着许多牵牛花和茛罗花，猩红万点，映掩浅黄浓绿间，画出新秋的诗意。还有白的雏菊，黄的红的大理花，繁星似的金钱菊，丹砂似的鸡冠，都在荒园里争妍斗艳。秋花不似春花：桃李的秾丹，牡丹芍药的富丽，不过给人以温馨之感，你想于温馨之外，更领略一种清健的韵致，幽峭的情绪么？那末，你应当认识秋花。

讲到树，最可爱的莫如那几株榆树了，树干雍肿丑怪，大皆合抱，有如图画中所画的古木。青苔覆足，长春藤密密蒙盖了一身，测其高寿，至少都在一两百岁以上。西边一株榆树已经枯死了，紫藤



花一株，攀附其根，蜿蜒而上，到了树巅，忽又倒挂下来，变成渴蛟饮润的姿势。可惜未到春天，藤花还没有开，不然，绿云堆里，香雪霏霏，手执一卷，坐于树下，真如置身华严世界中呢。

有一株双叉的榆树最高。天空里闲荡的白云，结着伴儿常在树梢头游来游去，树儿伸出带瘿的突兀的瘦臂，向空奋拏，似乎想攫住它们，云儿却也乖巧，只不即不离地在树顶上游行，不和它的指端相触；这样撩拨得树儿更加愤怒：臂伸得更长，好像要把青天抓破！

春风带了新绿来，阳光又抱着树枝接吻，老树的心也温柔了。它抛开了那些顽皮讨厌的云儿，也来和自然嬉戏了。你看，它有时童心发作，将清风招来密叶里，整天缥缈地奏出仙乐般声音。它又拼命使自己叶儿茂盛，苍翠的颜色，好像一层层的绿波，我们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。在树下仰头一望，那一片明净如雨后湖光的秋天，也几乎看不见了。呀，天也给它们涂绿了。绿天深处，我们真个在绿天深处。

“这园子虽荒凉，却富有野趣”，石心笑着对我说道，“要是隔壁没有别人搬来，便也可以算做我们俩的地上乐园了啦！”

我没回答他的话，只注视着那些大榆树，眼前仿佛涌现了一个幻象。

杲杲秋阳，忽然变得眩目地强烈，似乎是赤道一带的日光。满园的树木，也像经了魔杖的指点，全改了模样：梧桐亭亭直上，变成热带的棕榈，扇形大叶，动摇微风中，筛下满地的日影。榆树也化成参天拔地的大香木，满树缀着大朵的红花，垂着累累如宝石如珊瑚的果实。空气中香气蓊勃，非檀非麝，闻之只令人陶然欲醉而已。

长尾的猴儿，在树梢头窜来窜去，轻捷如飞。有时用臂钩着树枝，将身子悬在空中，晃晃荡荡地打秋千顽耍。骄傲的孔雀，展开它们锦屏风般的大尾，带着催眠的节拍，徐徐打旋，在向它们的情侣献着殷勤。红嘴绿毛的鹦鹉和各式各样的珍禽异鸟，穿梭般在树叶间飞来飞去，悠扬宛转的歌声使整个静穆空间为之震颤。

树下还有许多野兽呢，但它们都驯扰不惊，亲睦无猜，像是



一个家庭里长大的。毛鬣壮丽的狮子却抱着小绵羊睡觉。长颈鹿静悄悄地在数丈高的树梢，摘食新鲜叶儿，摆出一幅哲学家的神气。金钱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竞走。白象用鼻子汲取河水，仰天喷射，做出一股奇异的喷泉，引得河马们，张开阔口，哈哈大笑。

这里没有所谓害人的东西，凶恶的鳄鱼懒洋洋地躺在河边，在做着它们的沙漠之梦。一条条红绿斑斓的蛇，并不想噬人，也不想劝人偷吃什么智慧之果，只悠闲地蟠绕树上，有时也吱吱地唱着它们蛇的曲儿。那声音悠长、幽抑，如洞箫之咽风。响尾蛇则摇着尾巴，发出咚咚的鼓声，像是按和着节拍。

这里的空气，是鸿濛开辟以来的清气。它尚未经过闹市红尘的溷浊，也没有经过潘都拉箱中虫翅的扰乱，所以是这样新鲜，这样澄洁，包孕着永久的和平、快乐和庄严灿烂的将来。

树木深处，瀑布像月色般静静地泻下。小溪儿带着沿途野花野草的新消息，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。朝阴夕晖，气象变化，林中的光景，也就时刻不同：时而包裹在七色的虹霓光中，时而隐现于银纱的薄雾里……

流泉之畔，隐约有一男一女在那里闲步。这就是人类的元祖，天主用黄土抟成的人，地上乐园的管领者。

“你又痴痴儿地在想什么呢？我们的屋子还没有收拾妥贴，进去吧。”石心用手在我肩上一拍，啊，一切的幻象都消失了，我们依然置身于这红尘世界里！

但是，世上哪有什么真的幸福，我们又何妨就把这个庭院当做我们的地上乐园呢？

一切我们过去心灵上的创痕，一切时代的烦闷，一切将来世途上不可避免的苦恼，都请不要闯进这个乐园来，让我们暂时做个和和平平的好梦。这不是什么过奢的愿望，我想命运之神是可以垂允的吧？

乌鸦，休吐你的不祥之言，画眉快奏你的新婚之曲。

祝福，地上的乐园。祝福，园中的万物。祝福，这绿天深处的双影。



鸽儿的通信

—

亲爱的灵崖：

昨天老人转了你的信来，知道你现行已经到了青岛了。这回我虽然因为怕热，不能和你同去旅行，但我的心灵却时刻萦绕在你身边。啊！亲爱的，再过三个星期，我们才得相聚吗？我实在不免有些着急呢。

拜祷西风，做人情快些儿临降，好带这炎夏去，送我的人儿回。

昨晚我独自坐在凉台上，等候眉儿似的新月上来。但它却老是藏在树叶后，好像怕羞似的，不肯和人相见。有时从树叶的缝里，露出它的半边脸儿，不一时又缩了回去。雨过后，天空里还堆积着一叠叠湿云，映着月光，深碧里透出淡黄的颜色。这淡黄的光，又映着暗绿的树影，加上一层濛濛薄雾，万物的轮廓，像润着了水似的，模糊晕了开来，眼前只见一片融和的光影。

到处有月光，天天晚上有我，但这样清新的夜，灵幻的光，更着一缕凄清窈渺的相思，我第一次置身于无可奈何的境界里了。

栏杆上的蔷薇——经你采撷过的——都萎谢了。但是新长的牵牛，却殷勤地爬上栏杆来，似乎想代替它的位置，它们龙爪的叶儿，在微风里摇摇摆摆的，像对我说：

“主人啊，莫说我们不如蔷薇花的芬芳，明天朝阳未升，露珠已降时，我们将报给你以世间最娇美的微笑。”

今晨起来喂小鸡和鸽儿，却被我发现了一件事。我看见白鸽